

终南并无捷径

□白屋

■履痕处处■

我居住在终南山。

来过山上的朋友,都羡慕我。这里有山、有水,有大自然的天然景观;春天鲜花满地,夏日浓荫织绿,秋有满月冬飘雪。这里虫鸣蛙起、鸟唱蝉嘶,还有就是从峪口间吹来的爽的风。而最重要的,是空气好,气温还低,天然的氧吧和空调所在地。

你站在一个高处,就可以鸟瞰整个西安。

没有了车马的喧嚣,整个人都浸润着终南山的春花秋月。更要命的是,我开辟了一块菜地,种着莴苣、大蒜、茄子、蕃茄、黄瓜、豌豆、白菜、胡萝卜等各式蔬菜,不喷农药、不上化肥,为天然有机绿色食品。每有朋友造访,于地里摘些时蔬,凉拌热炒,那是一个翠绿新鲜。

我不是隐士,却胜似隐士,直比那陶潜与王维了。

要说王维,他怎么能比得上我呢?

当年,他当官当烦了,就要乘坐四轮马车,或者被几个人抬着轿子,跑老远才到了辋川,拣一没人的地方,写诗参禅。那个时候没有水泥或者柏油公路,车轱辘也是硬木做的,走起来一路扬尘不说,车板子会咯

得他屁股疼。我现在却可以开着自己的胶皮轱辘汽车,一冒烟就上到了半山腰来。即使我不开车,每个峪口也都通了公交车,想来分分钟就到。

上大学的时候,曾登过一回南五台,在一处破败之地,看到有几间房子,里边还贴着白净的瓷片。据说,它曾是刘澜涛的度假别墅。如果简单推想便可以知道,王维当时的辋川别墅是个什么样子,条件哪里比得上刘澜涛的呢?更哪有我现在住的两室一厅惬意呢?可你仔细想想,他又怎么比得上王维呢?

作为当朝重臣,且不说人家有多少人前呼后拥地伺候着,仅当时的自然植被茂密,蜿蜒山路的迂回,流水汤汤的清凉,人烟稀少的幽静,咱都是望尘莫及的。咱未曾做官,哪里能知道这官的好处呢?又有谁,能像王维把做官与写诗这样完美地结合于一体的呢?

近些年来,西安盛产雾霾。这雾霾到了南山,被大秦岭这么一挡,没有了去处,于是就沉了下来,把清幽的终南山弄得跟仙境一般。想那王维先生,一定不知道雾霾是个啥景致吧。那个时候肯定也有植被破坏,肯定也有烟雾缭绕。这一点,你只要读一读白居易的《卖炭翁》就能知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南山,可

不就是终南么。

但那时的烟雾里,没有现在的化工成分,没有致癌物。终南山,是个大概念。从周至到蓝田这一截的秦岭,都叫终南山。南山,其实就是这一段秦岭的北坡。这北坡共有七十三条山,七十二个峪口,七十二条河流。山的南麓,属于汉中、安康和商洛的地界。

一座秦岭,一条黄河,阻隔了秦地与外面世界的连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终南山的神仙肯定是多得不可胜数。但真正让终南山天下驰名的,还是它的险峻、高深、幽远,气象万千。当然,还有那些因山而名的大咖们,更是让它威名中外。除王维外,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祖咏、杜审言、张乔、林宽、王贞白、韩愈、岑参、杜牧等人都对大终南给予了深情歌颂。

这么多的诗人对终南所吸引,这么多的诗又吸引了无数的后来者。因此,就有了大量的隐者幽居于终南山中。中国的隐居史,不知从何时起。现在我们约略可以知道的,应该是商时的伯夷与叔齐吧。再往后,则属周前的姜子牙,汉末的诸葛亮了。而把这一活动推向高潮的,应该是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诸葛亮和姜尚,是入仕人的榜样;陶潜和谢灵运,则是出世者的楷模。隐居者的目的并不一样,有许多人,

当然就是以此来沽名钓誉的。

据说,在唐代的时候,有个叫司马承祯的人,在距都城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住了几十年。他雅号为白云,以示高洁脱俗。唐玄宗知道后请他为官,却被他拒绝了,于是命人给他盖了一个院落,请他在里面抄写校正《老子》一书。完成这项任务后,司马承祯到长安拜见了唐玄宗。在长安,司马承祯遇到了也曾在终南山隐居,但现在已经为官的卢藏用。卢藏用早年求官不得,故意跑到终南山隐居。他认为隐居在终南山上,可以引起皇上注意,所以很快就达到了做官的目的。两人见面,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卢藏用抬手指着终南山,开玩笑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啊!”司马承祯实在是不想做官,便边开玩笑边讽刺地说:“不错,依我看,那里何止是有趣,简直就是做官的捷径啊!”

于是,便有了终南捷径的成语。

其实,终南何曾有捷径。你想到达的每一个山峰,想进入的每一个峪口,都必须靠着脚板去丈量的。你沽名也好,钓誉也罢,没有三下两下,怎敢跑到终南山里打架。藏龙卧虎的终南山,只不过给这些隐者,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若真的想兼济天下,放眼世界,你还须有真本事。此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张焕军

把香留住

开年不久,几个老友相约凑到了一起。相聚自然免不了要小酌几杯。于是,我从家拿了瓶自己泡的桂花酒。

饭桌上,我给每人斟了一杯,招呼着请大家先闻闻,尔后再啜一小口,品品、回味。说话的功夫,屋子里已经有了淡淡的桂花香,甜甜的香气使得屋子顿时温馨起来,大伙儿的话也多了,由望着酒杯凝重不渐渐露出了笑脸和惊喜。

酒杯里,高度的老白干在桂花的浸染下失去了愣头愣脑的冲劲,酒色如蜜蜡般诱人,气味柔和醇香。都是第一次喝这样的酒,大家有些兴奋,头杯下肚,吧唧吧唧嘴,好像没有品出什么味,紧接着又仰脖连干了两杯。我也是兴奋不已,是那种难以掩饰的,有与人分享后的快感,也有些得意的成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喝酒还是众乐乐的好。

酒是去年中秋泡的。那段时节,单位院子里的桂花开得正浓,沁人的香味直往人身上扑,不由得想去看看它,一睹它的芳容。

午饭后,在院子里散步,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徐风拂面,飘来桂花的香气。我寻着这香味来到了桂花树下,但见树冠的枝叶中中隐逸着许多如黄豆粒般大小的银白色小花。香气就来自于这些小花。“太不起眼了”,我脱口而出。假如没有香味的吸引,估计是不会有谁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大自然是神奇的,总能公平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让平凡的生命感受到存在的价值。诗人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贾平凹先生也曾讲过,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光芒。桂花便是如此,花不媚世、香气怡人。

闻着浓郁的香气,想起了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诗词中的一句,“吴刚捧出桂花酒”。桂花酒是什么样的酒,味道如何?没有见过,也没有尝过。想到此,便动了摘些桂花泡酒的念头。

我对同事们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大伙儿热情都蛮高。四五个人,搬梯子、拿盆子,摘的摘、接的接,不一会儿摘了多半盆。过路的人好奇,问我们摘桂花干啥?我告诉他,为了把香留住。他越发好奇,追问我如何、如何……我笑而不语,不再接话。因为我还没有试着做过,没做成的事儿是不便乱说的。

我有种情结,喜欢喝自己泡制的酒,投缘,对脾气,不醉人。老是觉得市场上卖的瓶装酒缺点啥。现在酒的包装越来越刻意,瓶子制作的也越来越精美。酒与酒之间除了牌子、香型、度数、价格差异外,几乎没什么分别,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喝到嘴里一股子同样的味道。有酒气的冲劲和酒精的刺激,缺少香气和情感的厚度。

瓶装酒是拿来喝的,适合应酬时喝。泡制的酒比较私人化,经过主人的调教,融入了个人感情,如同一匹被驯服的野马,温顺温温,多了些柔和,绵柔中带着了一股子不服软的刚劲。

我是把酒当朋友来看待的,喜欢它,也了解它,故而与它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距离。我把酒视为朋友,是因为喝酒是件有趣的事。一人独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人,这酒喝得是一种心境。二三人浅酌,东拉西扯,毫无顾忌,这酒喝得是一种友情。四五位雅酌,多是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相聚,趣味相投,这酒喝得是雅兴。

老友们喝得兴起,不多会儿一瓶子桂花酒就见了底,言语中还有些意犹未尽的遗憾。我笑笑,言道:“口有余香,还可回味,友情如这酒,陈酿更香。今年再多摘些桂花,多泡些酒,年年都把香留住。”老友们一边鼓掌,嘴里边一个劲地称是。

心中的那条老巷

□贺小玉

夕阳西下漫步在文昌门外的护城河畔,那改建后的护城河,水波轻漾,几只小船飘在上面,别有一番小江南的味道。赏花心悦、闻草芳香,那闲散的行人便多了一份惬意。

突然天空下起了雨,洗澈雾霾严重的天空,我便快步跑进了书院门。这是我居住过的地方,我很喜欢漫步在这古色古香的街巷,每日闻着那街衢飘舞的墨香,书客们一席洁净,如青衣少女曼妙轻舞,那画浓抹淡黑白分明的线条,那红、橙、黄、绿的圈圈点点,仿佛让你走近了山水,走近了画卷,走近了千古柱立的碑林,那二胡婉转的秦腔老调,那填字的悠远,那古筝瑟上弹出的华章,都摆在你眼前,仿佛你又回到了那悠悠的历史长河,回到了邻家爷爷的故事里。那是关中书院有名的学府,那是碑林博物馆古时鉴定文字的大字典,那是宝庆寺的塔,那是于右任的家。孩子们缠绕的情景,似如昨天,你又怎能不爱这条街巷,这一方城的风流儒雅也竟显此处,远离尘世的纷扰。

萧瑟的风雨肆无忌惮地惊扰了我思绪,我紧了紧衣服,用手遮在眼前,看那泼撒在老城上的雨水,好像在讲述古都人民所承受的厚重历史。你听,你听到了吗?

那六角的古灯明了又灭了,灭了又明了,我心中的那条老街巷,旧貌换了新颜,它洋溢出的篇篇弦韵,把这一城的文化醉香散播到五湖四海……

一只蚕的春光

□李思纯

这是西汉末年的一只鎏金铜蚕,长五六厘米,首尾九节,蚕头微微抬起作绕丝状,形象栩栩如生。这只鎏金铜蚕是三十三年前石泉池河镇谭家湾村的农民谭福全在淘金时偶得。

谭福全一家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个宗族庞大的姓氏被命名为谭家湾,这里风光秀美、民风淳朴。谭家湾的村民都坚信没有比池河更能带给他们安宁和富足的福祉,他们因此知足常乐,就近在池河的河床上安营扎寨,挖出一个两米多深的金窝子。

谭福全搭上竹编的淘金床,每天领着儿子女儿不辞辛劳挑沙淘洗。某次,

当他满怀激情从沙坑挖出满铁锨砂石的时候,发现那一铁锨沙中有一个闪亮的点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初以为看花了眼,掂着铁锨定定地站了一分钟,再看,眼睛又被那亮光灼了一下。只一下,他误以为是遇着瓜子金了,赶紧用手去拨。然后,他看到了被细沙包裹的棍子一样的一小截东西,触摸到指尖却是生硬的。谭可宝把这个东西递给身旁的父亲谭福全,谭福全用袖子拂去上面的细沙,一只活灵活现的蚕就呈现在他们面前了。

村里的人听说谭福全捡回了宝物,争相前来观看。小蚕身形轻巧,金光斑驳,垫重量却又似金非金。总之,这是小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件,既然从地下的沙土里挖出来,人们纷纷猜想,这是一件有点年代的东西。有人说这要上交给国家,有人说应该不是文物,倒像是一个铸金制品,还不如卖到金店。就连小镇上有学问的乡贤学究也众说纷纭,无法定义。老实巴交的谭福全捏着这只蚕找到县城的金店老板,他想让人看看,这物件到底是不是纯金铸造的。金店老板将蚕举在灯下横竖左右看了个遍,然后告诉他,这是镀金的,不值钱!乡镇、县上的干部也相继赶来一看究竟,看过之后,便叮嘱谭福全好好保管,他们会想办法联系省上的专家过来进行鉴定。谭福全也想知道自己捏在手里的这只蚕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一等再等,专家鉴定的事始终没有消息。

此时,有人建议谭福全自己带着蚕到省博物馆找专家去,这可让从没出过远门的谭福全好一阵为难。既担心真是文物放在自己家里弄丢了,又担心不是文物自己白跑一

趟。下了很大决心,谭福全最终借来五十元路费带着蚕也带着一肚子疑问进了省城。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将蚕送交北京鉴定。谭福全并未获得更多的信息,留下了蚕,拿着工作人员给他的一百元路费,怀揣着沉甸甸的牵挂回到了池河。回家之后的谭福全默默地守着自己的心事,一连许多天不提蚕的事。直到第二年春上,谭福全从一位干部口中得知,他上交的蚕,经过北京考古专家鉴定属于汉代出产的一级文物,以红铜铸造后施以鎏金工艺,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且仅有一条,弥足珍贵。此时,谭福全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跟家人感叹,“交给国家我就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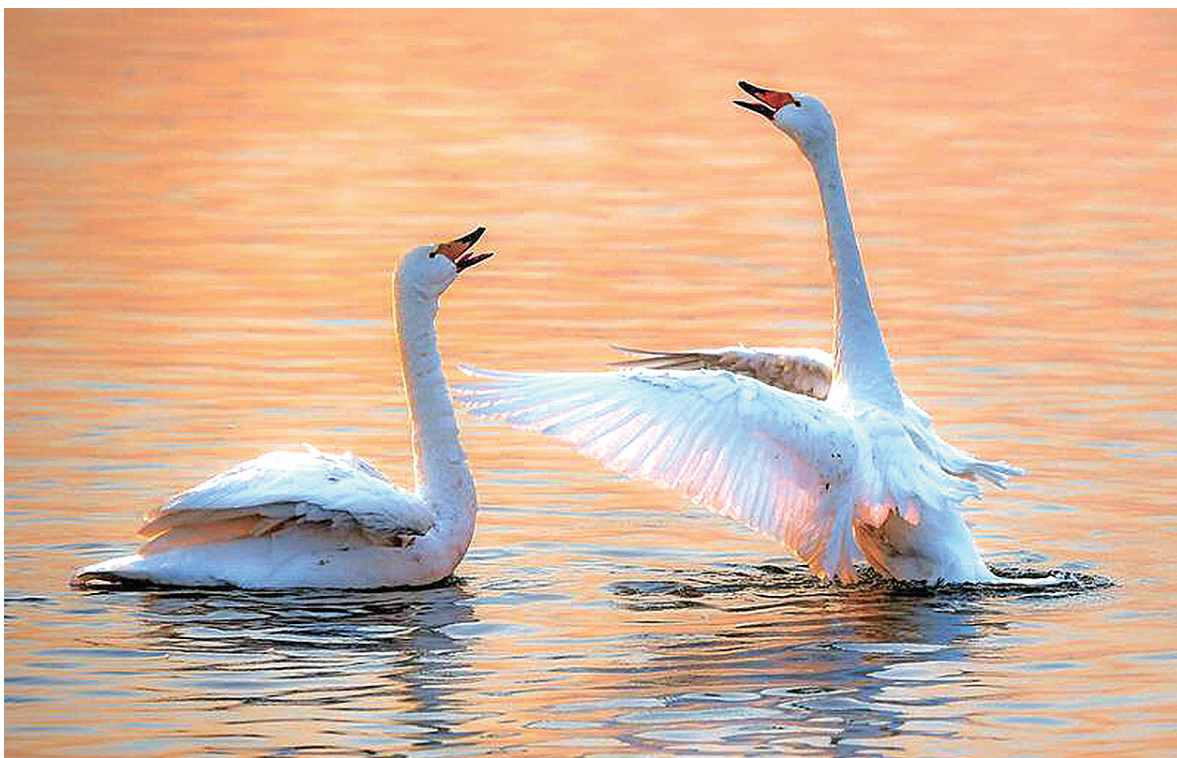
早在南北朝时期,谭家湾曾是直州城遗址。因为江南丝茶远离大西北,山长水远,交通不便,陕南丝茶就成为商贾竞相往运西域和皇室的重要物资。另据《石泉县志》记载,石泉到了汉代时期,养蚕缫丝业达到高峰,作坊无数,均为官府经营,织工多达千人。

因此,后来有人说,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而源头,则应是子午道南端的石泉池河。虽然我们无从确定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但如果没有曾经的战马嘶鸣,没有曾经丝茶道的繁忙,这里说不定就没有如此的浩荡大气,就没有今天融南腔北调于一体的开放与包容,就没有蚕桑文化如此的源远流长。

人们或许正是要通过地下断层、栈道遗迹等等这些隐藏在大地深处的密码,去破解一个又一个地方文化的基因,掀开风云遮盖的面纱,再一睹当年华夏的风姿绰约。无疑,石泉池河谭家湾所出土的鎏金铜蚕让人们看到密码闪耀开启的玄机,那是怎样珍贵的宝贝啊!它提供给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一些实证,让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到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更为清晰地感受到开放与融合所带来的变革。

绿树掩映,阡陌纵横。历史随着城垣的消失而演变成了传说,曾经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深埋的残垣与瓦砾,它们的身上长满青草,农家的水牛在悠闲的时光里踱步。

而现今的历史,一定会记下谭福全,也一定会记下谭福全的谭家湾。



天鹅礼赞 吴忠民摄

江油：溪水卧石

□冯西海

看遍满山的青竹
我似乎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土
燃烧一般发红
二十多年写诗的心脏
应该是这个颜色

一个诗人一个城市
一条以“诗城”命名的街道

以剑的姿态划过历史
和我们朝圣的目光
和引壶卖浆的麻鞋

远处入云的青山
被发黄的油菜杆点缀
最是那池塘里的残荷叹息
水田里耕牛和农夫农妇

逼真诗人青莲一般的心
祠堂,还有衣冠冢
还有香火
还有磨针的传说
只是诗人成名后的故事
我们关心江油的山路弯曲
还有溪水里石头
讲述李白难以诉说的回忆

啃甘蔗的女人

□高均善

某市地铁列车车厢,人不是很多,座位上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人。一个年约四十的女人,衣着不大考究,却也不大邋遢,居然旁若无人,大块朵颐,她在啃甘蔗。她的脚下已经有一堆甘蔗皮了,她还在啃,很执着地啃。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女人实在看不过眼,就走到她跟前,小声劝她不要啃了,要注意车厢的卫生。女人停下了那张嘴,继而开口反问劝她的女人:“我吃甘蔗啃了你屁事,你多管闲事,不累啊?”

劝人的人在众目睽睽下很尴尬,她下车了。

啃甘蔗的女人继续啃,大口地啃。她的旁边已经没有一个乘客了,乘客都像躲瘟疫似的远远躲开了,看着她一意孤行地啃。直到她下车,座位下留着那堆足有一簸箕的甘蔗残渣。多数人都视若无睹,匆匆地上车了,又匆匆地下了车。

啃甘蔗的女人回家后,很可能继续愤愤不平,她也许会告诉她的孩子:“有一个臭女人爱管闲事,居然管到老娘的头上了,我吃甘蔗咋啦?我想在哪儿吃,是我的自由……”

那位被奚落的女人回家后,也

会愤愤不平地告诉她丈夫:“现在的人,素质太低,在地铁里啃甘蔗,还不听劝,嘴跟刀子一样……”

在地铁里啃甘蔗,是一桩奇闻,涉事者也许极少。但因劝告不文明行为遭遇谩骂的,却绝非个别。

某省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在电梯里抽烟的老者不听劝阻而大吵大闹,结果气急败坏,一命呜呼。家属把劝阻者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四万多元,二审幸遇明白的法官,分文不赔。一时在网络上掀起了层层涟漪,网友们很感慨,感觉到终于有一口恶气脱口而出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幸运,多数的类事,或不了了之,或干脆就颠倒黑白了。

在地铁里啃甘蔗,也许只是个别人的丑闻,但是在公共交通上吃东西,却相当普遍。

尤其是在早晨高峰时期,有一次我坐在古城西安的215路公交车上,一位女士一手紧握着车厢里的栏杆,一手捏着一块硕大的油炸韭菜合子,她吃一口,车里就飘起韭菜的味道,地下也落下韭菜的渣滓。我仔细观看了这些在车上吃东西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当今中国

的主要劳动力。可是他们的举止,既粗鄙又猥琐,令人怅然。

作为普通老百姓,不奢求他们有多高的学问,有多清晰的头脑,有多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诗和远方。只要他们能自尊自爱,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自觉维护大家都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然而多数人却做不到,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群体也好,价值观的混乱,必然会导致行为的混乱。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散漫在这个社会各角落的素质低下、行为乖张的诸多现象,都源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出现偏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随便在大街上询问一个骑着摩托倒行逆施的人,他绝不会有正常的判断力,正常的思维能力,他的生活是投机性的生活,他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未来。

《诗经》有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社会,想得到什么,就必须播种什么。这是几千年实践后的真理。

■笔走龙蛇■